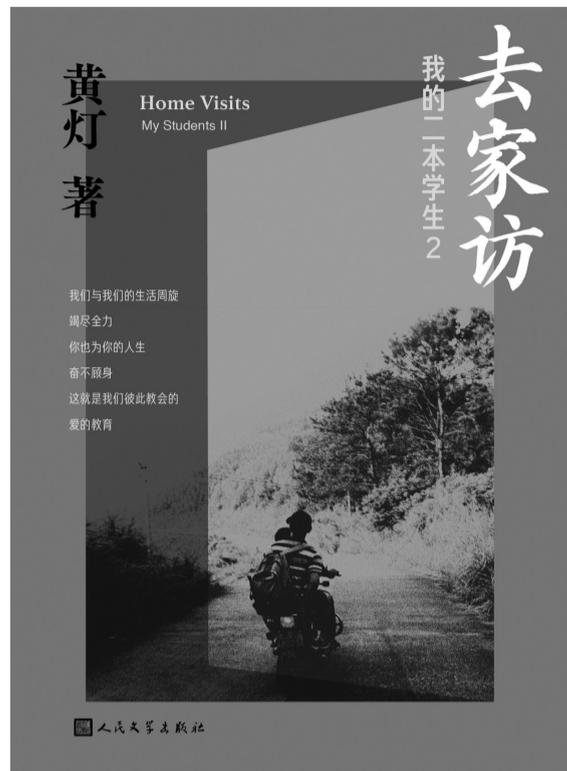


黄灯新作《去家访——我的二本学生2》出版 贴近散落在地图上的他们



《去家访——我的二本学生2》黄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如果说，《我的二本学生》是一本立足讲台视角，建立在从教经验之上的教学札记，那么，本书是我走下讲台，走进学生家庭实地考察和亲历的家访笔记。叙述和描绘出“讲台之上”和“讲台背后”的双重教育图景，是我多年的心愿，五年的家访经历，让我意外地获得了机会，从某种程度而言，本书的完成，《我的二本学生》才算获得了相对完整的表达。

本书依然聚焦我的二本学生，出场的年轻人，同样来自广东F学院。

回想起五六年来在全国不同的村庄、集镇、街巷走访的经历，有太多难忘的瞬间值得铭记。我在夏天的溽热中，到过喧嚣而纷乱的南方小镇，也在年关将近的冬日寒风中，抵达过萧瑟而苍茫的北方村庄，它们或庇护在高黎贡山之下，或湮没在高速公路隔绝的群山之中，或在夸张房地产广告的包裹里，显示出街巷的活力和烟尘。我在不止一所废弃小学的操场后面，目睹到曾经的教室，随着孩子们的消散，早已一片狼藉；同时也在多所庄重、整洁的高中校园，看到了我讲台下的年轻人，曾经燃烧的梦想和青春。我一次次从广州南站、省汽车站、越秀南汽车站出发，也一次次在漫长的远行中，将家访变为现实，并由此获得机缘，回溯一个个年轻人成长的足迹。

为了更完整地俯览村庄的全貌，李敏怡曾带我爬上老房子的屋顶；为了进到废弃的小学看看曾经的课桌，何境军多次示范怎样翻越学校的狭窄围栏；为了告诉我养蚝的流程，罗早亮爸爸亲自驾船，带我穿梭海湾抵达蚝场；为了感受茶园的辽阔，林晓静妈妈豪情满怀地开着摩托车，载我在崎岖的乡村小径一路驰骋；为了体验爸爸的工作强度，于魏华和我一起溜入了韵达快递辽阔的分装车间；为了更清楚地还原高三的紧张和劳累，张正敏翻出她尘封已久的日记，翻出她高三写过的近两百支圆珠笔，我到现在都无法忘记，圆珠笔摆满地给我带来的震撼和触动。

当然，更让我触动的是，在这种走访中，以家庭为锚点，往往能轻易看到其所带来的丰富链接：我终于拥有机会看到讲台下年轻人的爷爷、奶奶、外公、外婆、舅舅、叔叔、姑姑、堂弟、同学等父母以外的群体，看到这个群体和他们的具体关联；也得以拥有机会感受到家庭作坊、进厂打工、养蚝修船、摆摊售卖、种植茶叶、宰杀牲畜等具体生计，是如何作用到一个个孩子的生命中，并在无形中塑造他们的劳动观、金钱观和对求学深造、成家立业诸多事情的认知。

这所有的片段、场景和抵达，在我脑海中绘制了一幅动态而清晰的画卷，接通了一个丰富而真实的中国。

“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”，作为教师，置身细密的时空之网，目睹年轻的群体，一波波从毕业季的潮水漫过，步入人生种种的不确定性，再也没有“流动性”三个字，更能让我切身感知到他们的生存。我的课堂，不过是学生流动性命运在高校象牙塔中的片刻驻留，“二本学生”作为一个群体的命名和出场，不过是我借助职业的便捷，对他们存在的粗略叙述。但与他们生命链接更为紧密的家长群体，在当下急剧变迁的时代洪流中，却始终面目模糊，难以在喧嚣的信息堆积中，冒出稍稍清晰的面容和身影，更难直接听到他们的声音。庆幸的是，也正是通过家访带来的便捷，我才得以走近这个隐匿的群体，并获得一次次互相看见、直接沟通的机会。

我想起第一站到达章籍家，坐在雨天的茶桌旁，听他爸爸讲起早年在缅北的伐木经历，他平淡地叙述一切，我却听得心惊肉跳；我想起正敏带我穿梭在童年常走的泥泞小径，想起我们在村庄高山岗上的小学所感受到的绝对宁静，尽管妈妈不在身边，但在故乡的山间田地，无处不是妈妈劳作的身影；我想起源盛带我重走课堂上描述过的“打火把上学的路”，目睹他最喜爱的堂弟车技惊人，却无法获得驾照进入城市谋生的事实，而我在此种遗憾和现实中，突然理解了无法与我谋面的妈妈，为何在生完孩子后，一定要走出大山的坚定；我想起晓静妈妈跨上摩托，带我在茶场的山路上风驰电掣，她人到中年，却依然活力四射，我一眼就能感受到，只有同龄人才能明白的孤独和不甘；我想起境军妈妈站在村口人行道的桃树下，和我讲起儿子的懵懂给她带来的忧虑和无奈，以及决定留守家中陪伴孩子的挣扎和坚持。

事实上，虽说是家访，和家长见面原本应为这一环节的核心，但不少时候，就算来到学生家，我也有可能见不到他们的父母，他们要不双双在外打工，要不一方常年在外。

精益求精的两宋工艺美术



陈之佛 罗丰子 编著
夏燕靖 整理
《中国工艺美术史》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黄灯新作，记录了她在2017年-2022年走访自己学生原生家庭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、所想。在这些散落在地图上、需要无限放大才能看到它名字的小城、乡镇、村落里，黄灯与学生的父母、祖父祖母、兄弟姐妹、同学发小、街坊邻居一起交流，倾听他们对教育和人生的体悟，进而更真切和深入地了解到那些从四面八方来到她课堂上的年轻人，她的二本学生。

作者简介

黄灯

湖南汨罗人，中山大学文学博士，现居深圳。2016年，曾写作《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》，引发春节期间全国乡村话题讨论。2017年出版《大地上的亲人》，获“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”非虚构金奖。2020年出版《我的二本学生》，关注中国最普通二本院校学生的命运。《去家访》系其“二本学生”系列的新作。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部遗珠之作，鲜为人知，首次出版。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祖先留下了极为丰富的、优秀的工艺美术遗产。这些遗产，种类之繁、数量之多，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和独创性，在世界工艺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。

两宋不论文学艺术，都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精练、纯熟。绘画和建筑虽然不如唐代的豪华伟岸、壮丽奇观，却洗练纯熟，又非唐代所能企及。工艺美术也是一样，不论陶瓷、漆器、织绣、雕刻都在唐代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成就。尤其陶瓷到了两宋，确已发展到封建社会的高峰，元明清虽然在制瓷技术上不断地有更多的发明，但艺术成就却进步不大。漆器中的雕漆，唐代还在原始稚拙的阶段，宋代便达到了精益求精的地步，成为元明清雕漆制作的楷模，丝织工艺也是一样。由于工艺制品的精益求精，因而影响到装饰纹样的巧密工整，一变隋唐自由奔放、豪迈壮丽的风格，而代之以精巧玲珑、整齐纤丽的作风，满地规矩图案开始盛行，与缠枝花图案成为工艺美术的两大主要形式；此外，写生花鸟也开始在工艺装饰上占重要地位，这种现象从唐末五代就开始了。

花鸟图案，自六朝开始，在工艺装饰上初见端倪，到唐而大盛，影响了中国独立花鸟画种的形成和发展。唐末五代，由于各地封建小王朝的豪华奢侈，花鸟画大盛，成为宫廷装饰的主体，因而反过来又影响到工艺品的装饰。到了明清，满地规矩纹、缠枝花、折枝花鸟画和山水人物画，成为工艺装饰的几大主要形式。

满地规矩纹，就是隋唐以来“锦纹图案”的发展。在唐代敦煌彩画中，缠枝花固然是占主流，但龕缘、藻井、窟檐等边饰锦纹图案也还是不少的。唐代镜子中，第一类宝相花图案，绝大部分也是规矩图案。丝织物中的盘绕、楞蒲、方胜、平棋格子、大小宝照等都是唐代流行的花纹。这种纹饰的特点是宜于加工细作，以精密工巧见长，因而随着两宋社会习尚和商品生产的要求便进一步发展起来。唐末五代，南唐画家徐熙就曾创作一种当时宫中流行的所谓铺殿花（亦称装堂花），就是只求“位置端庄，骈罗整肃”的规矩图案。

两宋工艺装饰的另一个特点，就是吉祥寓意图案的兴起，后来成为明清两代工艺装饰的主要内容。用吉祥语意的文字和句子做工艺装饰，早在两汉就已流行，在汉代的铜镜、瓦当、印章、织锦上都可以看到。六朝是佛教艺术大盛的时代，吉祥语句似乎减少，唐代却又流行起来，但是不很流行，用吉祥语意做象征性的图案的普遍流行，是从两宋开始的。比如在唐代取《莲华经》意，创太子玩莲图案，从六朝以来流行的莲花化佛纹样，发展成为胖娃娃缠绕于莲枝中的纹样，到了宋代，便完全失去了《莲华经》的本意，取“莲”与“连”谐声，而成为“连生贵子”的吉祥寓意，见于侯马金代董氏墓的装饰中，可见这种图案，在当时是普遍流行的。

吉祥图案的构思，更是多种多样，它综合运用了风俗、习惯、历史、宗教、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文学、民间传说、男女爱情等方面的内容，来作为图案的构思基础。其构思范围，大约可以归纳成如下六种。

① 运用同音谐假，构成协和图案，如蝙蝠与福、磬与庆、金鱼与金玉、鱼与余之类。② 利用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植物等，构成会意图案，如鹊有喜之意、鸛为求友之意、缠枝花有长久不断之意。③ 结合音义的几种花草动物，而组成吉祥语意的图案，如福寿如意用蝙蝠、桃和灵芝组成；金玉满堂用金鱼、水缸组成；一路荣华用鸳鸯、芙蓉组成。

（摘自第六章 两宋时期的工艺美术）